引　言

蒙藏两个民族，一个分布于中国北方东起科尔沁草原，西及天山脚下的博尔塔拉的草原与戈壁；一个分布于中国西南方喜玛拉雅北麓的雪域青藏高原。原本是地域不接，语言文化隔膜的两处人群，却由于 7 个多世纪前蒙古族的西去，藏族的东来，一方的军事统帅与另一方的高僧大德聚首于祁连山下，揭开了两个民族历史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序幕。从此，蒙藏两个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元、明、清三代往来不绝。

由于蒙藏两个民族自东北至西南形成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横亘于中央之国与中亚、欧洲交往的通衢上，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又分别与毗邻的国家和民族间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因此，蒙藏历史文化关系不仅是中国边疆史家关心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蒙古学、藏学界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并因其所具有的文化关系史上的典型意义，近年来开始受到文化史家的关注。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在蒙古学、藏学界均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然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蒙古学、藏学显得深奥而遥远。在他们的印象中，蒙古民族由于它的军队曾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而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名远扬；藏民族则以其雪域高原之上的威严古刹，扑朔迷离的神山神湖而变得神秘莫测。这样的两个民族交往的契合点在哪里？其历史关系及文化交流的状况如何？这大概是他们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得到的最大、最全面的收获。

这本书就是试着满足读者的这一需要。

一、蒙古族历史文化源流

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就休养生息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其族源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这里仅将结论性的观点略作介绍。

关于蒙古族的族源大致有六种说法：一是东胡族系的契丹说。这种说法认为，契丹族中曾有一支名蒙兀室韦（又作失韦）或者称之为蒙瓦部的后裔。二是靺鞨说。大概源于《元史新编》之所谓“蒙古之先，实出鞑靼”。鞑靼是靺鞨之别部，约在唐代时有此称谓，与女真同属一系。三是突厥说。《新元史》有“蒙古之先出于突厥，本为忙豁侖，译音之为蒙兀儿，又为蒙古，金人谓之鞑靼，又谓达达儿。蒙古衣尚灰暗，故称黑鞑靼，其本非蒙古而归于蒙古者为白达达，野达达。”四是匈奴说。也就是说蒙古族为汉代北方匈奴除西去一部分外，留在中国北方部分的后裔。此说不仅学界有人力主，而且也是民间不甚了解蒙古族源的汉族等民族人们的一般认识。五是吐蕃说。简而言之是蒙古族系源出于藏族。六是印度说。即蒙古族源于印度，经西藏而到达北方草地。

前四种说法，即蒙古族源于东胡、靺鞨、突厥和匈奴的说法，具有较大影响。这显然出自一种认

识，即根据先后统治北方草原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和契丹等，判定蒙古族族源，认为蒙古族是这些北方曾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一个分支，或不同分支的结合。然吐蕃、印度说则是在佛教传入后，基于文化继承脉络而作出的解释，倘若梳理蒙古文化史，作为外来文化融入蒙古文化之一支确无可非议，而作为族源则不足取。蒙古族源于北方，而藏族则源于西南方，均有土著的历史可循，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未使两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后来（蒙古民族形成并统一大漠南北）成吉思汗灭西夏，部分西夏人融入蒙古族，而西夏人史称唐兀，与藏族有一定的联系，故有人作为蒙古族源来认识。但是，西夏人也并非藏族，只是文化上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已。因此，所谓“吐蕃说”（也即藏族说）及印度说是无法成立的。著名的蒙古史籍《蒙古源流》在叙述蒙藏两族历史文化等方面多所建树，却正是在这一点上失之偏颇。

众所周知，世界上举凡一个重要的，或者说是一个大民族，均是由多个古代民族融合而成，一般都是多源的，中国的汉民族就是由众多的古代民族融合而成，而蒙古族、藏族同样也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多个民族融合而成。在后续部分中我们将写到藏族的多源性，而蒙古族的多源性质在拉施特的《史集》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由于（塔塔尔）极其伟大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

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部被称为塔塔尔（鞑靼）。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名。正如现今，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教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指慕名而归的一些并非突厥部落），如扎剌亦儿、塔塔尔、斡亦剌惕、汪古惕、客烈亦、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这样一来，他们现今的后裔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同蒙古的名字有关系并被称为‘蒙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古代，蒙古人‘不过’是全体突厥草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

汉文史籍中最早出现蒙古族的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旧唐书》。《旧唐书》称之为“蒙兀室韦”，为唐朝属下室韦诸部中的一个，活动区域在额尔古纳河流域。这与《史集》中所载的传说，蒙古人自称为“额尔古捏·昆”正好吻合。而“额尔古捏·昆”可以理解是“额尔古捏人”，蒙古语“昆”有汉语“人”的意思。成吉思汗先祖孛儿帖赤带领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向西，越过腾汲思海（一般认为是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呼伦湖至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即大肯持山一带驻牧。至于明确地以“蒙古”一词作为族称，始于 1206 年帖木真统一蒙古诸部，于斡难河畔称汗，即成吉思汗时起，而汉籍最早是在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志常（长春真人邱处机之弟子）的《西游记》一书出现的。

关于蒙古族源，除上述史家诸种说法外，在蒙古族中更有古老的神话传说，如《苍狼与白鹿》和《天女的恩惠》等。《苍狼与白鹿》是汉译名，蒙古语音译为《孛儿帖赤那和豁阿马兰勒》。传说的内容是：远古的时候，在深山老林中，有孛儿帖赤那和豁阿马兰勒，他们结合后繁衍了蒙古族。现存世最早的蒙古史籍《蒙古秘史》称这是两个人的名字，孛儿帖赤那是男人，豁阿马兰勒是女人，他们是蒙古族的始祖。后世研究者多数亦认为这只是两个人的名字，并指出，如果真的认为是一只苍狼和一只白鹿繁衍了蒙古族，则有诬蔑之嫌。蒙古族自古至今有以动物称谓命名的习惯，始祖以动物称谓起名也是自然而又平常的事。但是，在人类蒙昧期，或文明伊始，人类有动物图腾崇拜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北方突厥民族早期存有的狼图腾崇拜史，对这则神话传说会有一个更合乎古代先民原始观念的解释。如果说一个民族具有“狼”一样的勇猛，而又有“鹿”一般的温驯，是一个刚柔相济的民族，这或许是一个美丽的童稚般的理想，却符合人类童年期认识客观事物的逻辑。

《天女的恩惠》是关于蒙古杜尔伯特命起源的传说：远古的时候，在杜尔伯特人游牧的地方，有一座终年积雪的山和一座清澈的湖。一次，一个青年猎人在山上狩猎时，看到湖中嬉水的天女，顿生

羡慕之情，于是用套马用的皮套索向天女们抛去。天女们见有人来，纷纷躲进天上的白云里，可是，有一个天女却被紧紧地套住了。猎人向天女求爱，得到天女允许，他们结成夫妻。但天女必须返回大界，便带着身孕回去了。后来，天女生下一个男孩，又来到湖边把孩子交给猎人后忍痛离去。这个孩子长大后，建立了一番功业，成为杜尔伯特蒙古的祖先。

以上两则民间神话传说，可以认为是蒙古民族自成宗系的说法，与前述六种说法一并构成了蒙古族源说的完整体系。

1. 蒙古民族的崛起

孛儿帖赤那和豁阿马兰勒来到鄂嫩河（又作斡难河）畔、肯特山北麓生子巴塔赤罕。直至成吉思汗的十世主孛端察尔，历巴塔赤罕、塔马察、豁里察儿篾儿干、阿兀站孛罗温勒、撒里合察兀、也客你敦、捏锁赤、合儿出、孛儿只吉歹篾儿干、脱罗豁勒真伯颜、都瓦锁豁儿、朵奔篾儿干即孛端察尔之父，计 12 代，若自孛儿帖赤那算起为 13 代，一直默默无闻于北方草原。到了孛端察尔时代，始渐昌盛。这自然是人类社会进步，民族昌盛的历程。但是，在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诸史籍几乎均归功于孛端察儿是天神之子的缘固。《蒙古秘史》载有一则很有文化学意义的传说：朵奔篾儿干与其妻阿兰豁阿（一作阿伦果斡）生下两个儿子（别勒古

讷台、不古讷台）后去世，寡居的阿兰豁阿却无夫而又生了 3 个儿子。朵奔篾儿干的两个儿子私下里议论母亲，家里没有叔伯亲人，妈妈怎么又生了 3 个弟弟呢？于是，便怀疑他们的母亲与家奴马阿里黑伯牙兀歹私通而孕。他们与 3 个弟弟之间亦心存芥蒂。当阿兰豁阿听说后，有一次煮了一锅干羊肉，把兄弟 5 人找来，吃肉之前，让他们先每人分别折一支箭，儿子们折断后，她又把 5 支箭捆在一起让他们分别试着折断它们，结果谁也折不断那成束的箭。于是，她把事情挑明了细细地说给他们。原来，另外 3 个儿子是她感光而生，“每夜，明黄人，缘房之天窗、门额透光以入，抚我腹，其光即浸腹中焉。及其出也，依日、月之隙光，如黄犬之伏行而出焉。”并说明这样生下的孩子，乃天赐之子，具有“天下之主”的福分，只有他君临天下时，一般的百姓才会恍然大悟。

讲清了 3 个弟弟的来源，这位母亲又回到折箭上来。她说：你们 5 个人，是同出自我腹中的同胞兄弟。如果是单枪匹马，就像一支箭一样；如果 5 个人团结一致，就像那一束箭一样，无人能敌了。这就是蒙古族著名的“五箭训子”故事，在此后的许多典籍中屡屡出现，在民间亦广为流传，几为家喻户晓，意在号召民族内部团结奋斗。

而孛端察尔正是感光而生的三子之一。他及其后代的确成就了一番辉煌的事业。然而他本人却经历了无数的磨难。

母亲阿兰豁阿去世后，4个哥哥把牲畜一分而光，欺侮他又愚又笨，什么都没有给他。于是，他骑上一匹背上生疮的秃尾巴灰马沿斡难河而下，生死由命自谋生路去了。后来，在巴勒淳岛搭了个窝棚住了下来。这期间，他抓了一只雏鹰，靠射杀狼群围困的动物，或是狼吃剩下的食物维持自己和那只鹰的生计。第二年春天鹰长大了，他便用那只鹰捕捉野鸭、大雁为食，竟然捕到了多得吃不完的野鸭和大雁。他把猎物晾晒在枯树枝上，作为干粮。

不久，由都亦连山北面，沿着通格力克河迁来一群百姓，他便每天带着鹰去向他们要些马奶喝，晚上仍回到自己的窝棚里睡觉。双方相安无事。后来，三哥不忽合塔吉为寻找他，来到那群百姓的住地，在百姓的指点下，终于找到了这个过着野人般生活的弟弟，便带着他返回家园。在归途中，孛端察尔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的哥哥："哥哥，人要有头，衣要有领才算正理吧？"而不忽合塔吉初时只当他在说疯话，不予理睬。及至他一遍遍没完没了地问时，才不耐烦地说："你没完没了说什么呢？"这时，字端察尔说出了他的想法："通格力克河畔住着的那群百姓，不分大小、贵贱，没个首尾，散漫懈怠，是一群好驾驭的百姓，我想把他们都抢过来！"不忽合塔吉听罢也觉得有理。回家后，兄弟几个商量了一下，便以孛端察尔为前锋，一下子把那群百姓抢了回来。于是孛端察尔不仅有了牲畜、属民、奴婢，而且还得到了一个已有身孕的媳

妇。这孕妇即是阿当罕，属于兀良孩部扎儿赤兀惕人。后来生下的孩子由于出自扎惕（散漫无序的）百姓，所以取名为扎荅剌歹，也即是后来的扎荅兰氏始祖，传至第五代出了一位蒙古史上的名人——扎木合，始为帖木真的盟友，后为劲敌

阿当罕后来又为孛端察尔生一子，因系掳来之妇所生，故取名巴阿里歹（意为抓来者），成为巴阿林部之始祖。由于其子赤都忽勒孛阔妻妾成群，因而“生子多如籽”，被称为篾年（多籽）巴阿林氏。

阿兰豁阿诸子分别自成一系，别勒古讷台为别勒古讷惕氏，不古讷台为不古讷惕氏，不忽合塔吉为合塔斤氏，不忽秃撒勒只为撒勒只兀惕氏。而孛端察尔为孛儿只斤氏，也就是后来的“黄金家族”。所谓黄金家族，又作“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也就是皇族。故蒙古汗世系理应由这一族系的第一位被拥立为君的人算起，也就是应该自海都起始，而不是成吉思汗海都是孛端察尔的第四世孙，即孛端察尔之子巴林失亦剌秃合必赤。巴林失亦剌秃合必赤的儿子是篾年土敦。篾年土敦共有 7 子，长子合赤曲鲁克生子海都。海都亦即篾年土敦之长孙。

海都幼年时，家族曾遭遇劫难，其祖母那莫伦（《元史》作莫拿伦）是个倔犟泼辣的人，篾年土敦早逝，那莫伦带着 7 个孩子顶门立户操持家族中的大小事务。有一次，她乘车外出，见到扎剌亦儿部的一群孩子在领地里挖草根充饥，便愤怒地斥责

道：“这里是我儿子们骑马的地方，你们这群孩子怎么可以挖得乱七八糟。”于是，不由分说地驾车朝孩子们冲去，致使扎剌亦儿部的孩子们伤的伤，死的死。扎剌亦儿部众一怒之下赶走了她的马群。那莫伦在家的 6 个儿子闻讯后，来不及披挂便骑着马追去。那莫伦让媳妇们带着盔甲去追赶，却没能追上。扎剌亦儿部众杀死了她的 6 个儿子后，又返回来杀了那莫伦及其家人，抄了她的家。长孙海都因奶妈把他藏在柴禾堆里幸免于难。此时，入赘于巴剌忽家的小儿子，海都的七叔纳真（又作纳臣）听到噩耗之后便赶回家中看望，发现这一家族中只剩下老弱病残和侄儿海都了。幸好哥哥的黄膘马挣脱了扎剌亦儿人的套马竿跑了回来。于是，他骑着马去找扎剌亦人报仇。途中设计杀死了攫取兄弟猎鹰的扎剌亦儿父子 2 人，并在山谷里发现了被劫的马群。他杀死参与抢掠的牧人及其孩童后，架着鹰，驱赶着马群回到自家老营，又把海都和其他幸存者带到巴剌忽地方。待海都稍大以后，纳真率领巴剌忽却谷百姓拥立海都为汗。海都成为蒙古历史上的第一位汗王，也是蒙古称汗的第一人。他称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部众攻打仇敌扎剌亦儿部。最后，消灭了该部，掠其部众悉数为奴。这一举措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量，致使周围诸部相继归附。海都的成功为后来帖木真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海都之后，经过伯升豁里多申、屯必乃薛禅两代至合不勒汗，蒙古民族逐渐发展壮大，形成民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共同体的雏型。合不勒汗所率忙豁勒（蒙古）部的强大，令女真皇帝刮目相看。据史称，他在朝见女真皇帝金太宗时，曾受到礼遇。但是，在他返回时，女真皇帝又怕他成为后患，派人追他回去，被他断然拒绝，并命手下人杀死了金朝使者，从而与金结怨。此外，合不勒之内弟赛因的斤患病时，曾请塔塔尔部的萨满（珊蛮）巫师看病，结果无效而死。赛因的斤的亲友们又追杀塔塔尔萨满，塔塔尔人发兵复仇，致使合不勒汗的儿子们一起卷入了双方的战事，留下了与塔塔尔的世代仇恨。

合不勒汗虽然有 7 个儿子，却留下遗嘱传位于他二爷（即海都二子察剌孩领忽）的孙子俺巴孩。这样，他死后，其叔伯兄弟俺巴孩继汗位。俺巴孩在《蒙古秘史》中属于泰亦赤兀惕支系。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与帖木真家族有过生死博斗，这是后话。自蒙古始祖孛儿 帖赤那下传至俺巴孩汗为第 21 代，大部分都是长子长孙嗣位。合不勒汗也是海都之长房长孙，他没有传位于自己的长子，也没有传位于自己的次子，反而传位于另一支系的叔伯兄弟？

俺巴孩汗后来在送女出嫁的途中，被居住在捕鱼儿湖与阔涟（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之贝尔池、呼伦池）之间的塔塔尔人抓获并献给了金朝皇帝阿拉坦。金朝皇帝挟合不勒汗杀使之仇，把掩巴孩钉于木驴之上杀害。

嗣后，蒙古诸部于斡难河畔豁儿豁纳黑地方聚

会，立忽图剌为汗。忽图剌继位后，遵掩巴孩遗嘱，与合答安一起率军征讨塔塔尔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激战，未分胜负而罢兵。但是，忽图剌在与金朝的战争中却赢得了胜利，于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年）大败金兵。至此，蒙古诸部与塔塔尔、金朝的矛盾更加尖锐。新仇旧恨之下，金世宗乌禄在位时下“灭丁”令，年复一年地对蒙古用兵，目的是灭绝有战斗力之壮丁。而蒙古诸部自忽图剌汗死后，在内困外扰之下开始趋向分裂，泰亦赤兀惕部等自立门户，其他诸部亦自推首领，形成互不统领的局面。事实上，它标志着蒙古族社会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奴隶制开始解体，封建制开始建立，诸部之首领也即是封建的领主阶级。

这里要特别追述的是帖木真父母的婚姻及帖木真的诞生。俺巴孩遭劫之时，先王合不勒汗的次子（《蒙古秘史》世系表上的第三代，孙子辈）、帖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正在斡难河上架鹰狩猎，恰好遇到居于贝加尔湖以南地方的蔑儿乞惕部的也客赤列都由翁吉剌惕部的斡勒忽讷兀惕迎娶新娘归来。也速该发现新娘长得十分美丽，立刻回家找来自家的两个兄弟，3个人虎视耽耽地冲向迎亲的车子。这时，赤列都骑着快马奔向山岗，也速该3人尾追而去。不久赤列都在山上绕了一圈又回到车旁，新娘诃额仑对他说：“看那3个人的样子杀气腾腾，你快逃命吧！只要你活着，女人不有的是嘛！再娶个女人可以叫我的名字。只要你活着就会闻到我的气

息。”说着脱下自己的衣服。赤列都刚刚拿到衣服，也速该 3 兄弟已经从山口那边奔了过来，赤列都顺着斡难河落荒而逃。也速该 3 兄弟追了一阵子没有追上，便回来牵着载着诃额仑的车子踏上了归途。美丽善良的诃额仑凄惨地自语道：“赤列都啊，我的丈夫！一个大户人家的娇子，没想到落得个失魂落魄的样子去了，何等的悽惨啊！”说罢悲从心中起，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震荡着斡难河水，冲击着山野的林木，在山谷中回响。就这样，也速孩把诃额仑抢回家中，娶为妻子。他们就是蒙古史上一代伟人成吉思汗的母亲和父亲。

后来，在忽图剌汗、合答安率兵征讨塔塔尔部的激战中，一次，也速该作为一员骁勇的将领，俘获了塔塔尔的勇士帖木真兀格和豁里不花归来，正巧诃额仑生子，于是便以俘虏帖木真兀格的名字为儿子命名。那是在斡难河畔的迭里温孛勒答合地方，时值 1162 年。9 年以后，当也速该带着帖木真去诃额仑母亲所在的家族为帖木真聘女的时候，途中遇到翁吉剌㑩之德薛禅。德薛禅认为帖木真与他的女儿孛儿帖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父子俩至德薛禅家住下。也速该果然看中了他那眉清目秀的女儿，于是决定聘她为儿媳。依照当时的习俗，帖木真应留住在岳丈家中 3 年，也速该便留下帖木真独自返回。归途中，走到扯克扯儿的失剌客额列地方塔塔尔人住地时，正值一塔塔尔人宴客。一来饥渴难当，二来照规矩途中遇有宴请之事理当参加庆

贺，对主人表示敬意，这样，他来到塔塔尔人中间。不想这位曾与塔塔尔、金人多次征战交恶的大英雄，一下子便被人认出。于是，主人在他食用的酒食中下了毒。当也速该启程后不久，便感到腹中疼痛，强忍到家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他嘱下人速往德薛禅处召回帖木真，说完便死了。

也速该死后，尼伦部也随之解体。忽图勒死后，蒙古诸部已各自为政。这时，泰亦赤兀惕部等则公开弃诃额仑孤儿寡母于不顾，沿斡难河而去。原由也速该统领的尼伦部属下的百姓也随泰亦赤兀惕部走了，营地里只剩下诃额仑和她的孩子们。

部众散去，诃额仑带着孩子们开始了苦难的历程。诃额仑靠采摘杜梨果、掘草根、挖野菜养活着孩子们。孩子们在这位母亲悉心照料下一个个长大了，而且聪明能干。他们开始替母亲分担家务，经常从河里捕些鱼，在旷野里抓几只鸟来孝敬母亲。诃额仑看到孩子们长大了心中十分欣慰，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令这位母亲异常愤怒。一次，儿子们一起去捕鱼，帖木真庶母所生的别克帖儿（又作伯克特尔）蛮不讲理地强抢帖木真兄弟们抓来的鱼。帖木真回来告诉了诃额仑，反而被训斥了一顿。诃额仑说他们是“影子之外没有朋友，尾巴之外没有鞭子”的人，在这么艰苦的时候，大仇未雪，竟自互相争斗了起来。她以阿兰豁阿“五箭训子”的故事教育他们，希望他们兄弟团结，振兴家族。然而，也许是别克帖儿一贯跋扈令帖木真、合

撒儿两兄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在别克帖儿独自一人放马的时候，前后夹击杀死了别克帖儿。诃额仑闻讯后勃然大怒，说他们虽然是她生的却并不像她，手里握着血块降生（指帖木真娩出时，右手曾握有血块，乃天赐大福大贵之人），却全无大家风范。说他们像疯狗一样，如禽兽一般；像那与自己的影子过不去的海青；似惯于悄无声响偷袭猎物的大鱼；像咬自家驼羔脚的疯骆驼；是风雪中乘人之危的恶狼；是逐不走雏鸟就吃掉它的黄雀……总之，他们是“影子之外没有朋友，尾巴之外没有鞭子”，忘却“国仇家恨”的畜类。这充分表现了这位寄厚望于儿子的母亲此时心中的无限失望与愤懑。而“影子之外没有朋友，尾巴之外没有鞭子”也从此作为一则蒙古谚语流传于世。

也正是在这位母亲的教育下，帖木真成为一个非凡的人物。诃额仑与阿兰豁阿这两位女性在蒙古历史上有口皆碑，成为后世蒙古族人民效法的楷模。

家中的风波易于平息，世上的仇敌却难于回避。据《史集》称，当初抛弃了孤儿寡母的泰亦赤兀㫰人，得知诃额仑的儿子们羽毛渐丰时，又返回来不断寻衅。有一次，他们把帖木真抓了去。泰亦赤兀㫰人对帖木真倍加凌辱，令其逐营地带枷示众。幸遇锁儿罕失剌（又作梭鲁罕失剌、托尔罕沙喇）及其家人舍命救助才得已逃生。他逆斡难河而行，历千辛万苦才找到母亲和家人。为躲避泰亦赤

兀惕人的追杀，举家远徙至不儿罕山前的古连勒古山地区，一家人靠捕食野鼠类维持生计。

远离了一方仇敌，却又临近了另一个世仇。后来，诃额仑一家又遭到了蔑儿乞（蔑干乞惕）人的袭击。这中间，帖本真有两件大事值得一提：

一是因祸得福，失马得友。帖木真一家穷则穷矣，却还是有 9 匹马供家人乘骑。一天，家中 8 匹银灰马被盗，帖木真骑着仅有的 1 匹黄膘马出外寻找。一连走了 3 天，不见盗马贼的踪影，至第 4 天却遇到了一位热心助人的翩翩少年，名孛斡尔出。孛斡尔出告诉他早晨曾见有人赶着 8 匹银灰马走过，并愿带他同去追赶。两人又走了 3天，才在一家院落的外面找到了马。他们不由分说赶着马便走，盗马人紧追不舍，二人与之周旋。一来帖木真带有弓箭，二来天色将晚，盗马人只得作罢。他们一齐来到孛斡尔出家中。为表示对孛斡尔出的谢意，帖木真要把找回的马分一半给他，孛斡尔出则表示帮助朋友怎么能要报酬。于是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孛斡尔出的父亲看到自己的独生子有了一个好朋友，十分高兴，说：“你们两个要互相照顾，日后不可相弃。”果如其言，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人成了不弃不离的朋友（史称孛斡尔出为帖木真的“伴当”或“那可儿”），孛斡尔出成为帖木真统一蒙古大业中得力的助手，其子嗣亦是成吉思汗后世的左膀右臂、将相御史。

二是帖木真完婚。帖木真与庶母所生的弟弟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